

EP3 - Nana_Marija

Marija：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，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，在我們的節目裡面，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，不同的人的故事，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，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，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，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，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。我是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傳譯及跨文化研究學系的 Marija Todorova，今天我們的嘉賓是 Nana，她是位尋求庇護人士，也是兩個男孩的母親。

Nana：我在我以前的國家有一份很好的工作，我已經在香港 9 年了，我是單親母親，有兩個男孩，他們都在中學讀書。

Marija：你剛提起說你不是來自香港的，那家又是對你來說，是什麼樣的意義呢？

Nana：就是我的兒子在我的身旁就是家，安全，沒有懼怕，還有和兒子美好的未來。

Marija：我知道你不會說英語，那你可以告訴我，你會說什麼語言呢？在香港你是怎樣跟別人溝通呢？

Nana：我的母語是阿拉伯語，因為我是來自中東國家，我來到香港時，不能像其他香港人一樣說英語，所以我學習英語方便溝通，但有些上年紀的人士不太懂英語，但是還是可以用肢體語言跟他們和不懂英語的人溝通。但我正在努力改善我的語言能力，因為我需要幫我的小孩啊，去看病，買東西，做坐交通工具，都要用上英語。

Marija：你去醫院看病或者去其他地方會有傳譯員嗎？

Nana：要找傳譯員不容易。所以當我去醫院要急診的時候，其實對我來說很困難，因為他們只會說廣東話和英語，而我沒辦法跟他們溝通，所以我要找朋友幫忙去跟他們用英語溝通，因為對我來說這太困難了。所以我去上學學英語，方便我溝通。現在就好點了，因為我英語學了一段時間了，但是一些重要的場合，比如說去入境處啊，有律師或需要做決定的時刻，就需要傳譯員幫忙，因為這些面談裡面會有比較難的字詞，我是沒有辦法去表達的。所以我去醫院或者是去見入境處、律師時，我就會找傳譯員幫忙。

Marija：確實在外用英語的話，其實不會有很多語言的問題。那我想問問你，因為你在香港是不能工作的，那你平常生活是怎樣的？

Nana：我有一些興趣，比如說，上教會，也會參加一些手工課，還有語言班，在我空餘時間我也會跟我的朋友見面，和我的小孩相處，一起聊天一起玩。

Marija：我知道你很喜歡下廚，那可以分享我一下你喜歡做的菜式，或者是你可以在家會做的菜式，還有就是你在香港是怎麼樣找到這些材料的？超市找得到嗎？

Nana：來到香港我才知道要找這些材料去煮家鄉菜是不容易的，我剛來的時候我住在賓館沒有機會下廚，就算我可以得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(ISS)派發的糧食，我們也不能帶回去賓館。之後有機會了，我就找在香港

很久的朋友問問他們哪裡可以找到這些材料，有時候找得到，有時候我就會用不同的食材。在香港我會做皮塔餅、鷹嘴豆餅、米卷，還有其他的家鄉食物。

Marija：謝謝你的分享，那你剛剛說有些食材你在香港找不到，那我想問一下，你在香港哪些地方是覺得受歡迎？是這些能找到食材的地方嗎，或者在香港其他地方你有覺得受歡迎嗎？

Nana：有啊，上教會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我回家了，因為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語言跟他們溝通，我不再是一個陌生人，可以用同一個語言暢所欲言，還要有一些幫助難民的機構，覺得他們像我家人一樣，在那我會覺得我不是外來人，他們都是平等，而且對於我需要被幫忙的地方，都會熱心幫忙，但是有一些人他們會叫我去他們的機構，然後拍照放上網，我不喜歡，我覺得這些地方不是我應該在的地方，他們只是利用我。

Marija：那我想問有沒有什麼東西，你覺得這些機構需要做更好呢？怎麼樣去幫助你？

Nana：香港有很多幫助難民的機構，他們說是在幫助難民，有一些是真的在幫忙，有一些不是，但是我希望這些機構可以團結起來，真的去幫助我們這些需要幫忙的人，不要只說不做。比如說在歐洲我有一些朋友，他們可以幫我找到工作和安居，但是要從香港到歐洲的這個旅途，他們就沒有辦法幫忙了。還有，我希望香港和難民機構不要再把程序複雜化了，讓我們找個出路去生活，或者讓我們在香港正常生活吧。以我來說，我有朋友在歐洲能幫我找到工作，找到家，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幫我去處理這些文件程序，需要很長的時間，而且很多錢。但是如果香港機構或者香港政府可以幫忙跟歐洲、加拿大、美國這些地方溝通的話，那就能幫到我們了。香港有個機構能幫忙，但是他們只是服務他們的會員。

Marija：那你有什麼話想要對跟香港人說的嗎？他們可以怎麼樣幫你呢？他們可以為你提供什麼，可以讓你覺得你跟你的家人都在香港是受歡迎的呢？

Nana：我希望他們把我當做一個正常人，本地人一樣，我們都是人，沒有什麼差異，但我來到這裡以後，沒有機會工作，或者讓我改善我的生活，他們沒有給我任何機會讓我生活回復正常，可以工作、改善生活，給我小孩未來。我來到香港之前，以為聯合國可以幫助我，但是我來到，沒有機會幫到我，我建議的是如果他們可以幫我們聯繫到聯合國，就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。我不太清楚到底聯合國會不會再次開門接受難民個案，因為有小孩的家庭需要知道他們未來到底會是怎麼一回事，父母最重要的，還是希望確保他們和孩子都是安全的。

Marija：你在我們談話的內容當中談及了幾次未來，那你對未來有什麼希望呢？尤其你有兩個青少年小孩，你對他們未來有什麼希望呢？

Nana：我擔心孩子比擔心自己多，如果他們在香港長時間，對於要讀大學來說是很困難的。我需要找到一個贊助人，幫他付學費，就算我們找到贊助人，有人願意幫他們付學費，畢業以後他們也很難找工作。所以我覺得香港這邊不太在意，我們的小孩他們沒有辦法感受這些切身之痛。我的未來我想要開一個小店，但是我

來到這裡才發現是多麼的難，所以我沒再想了。每次當我聽到我的朋友在其他的國家，可以有工作，可以有自己店做生意，就算他們是難民也不礙事，但是我覺得在這裡，很無力、很無望。

Marija：都是一些很沉痛的形容...

Nana：在香港，別人都會把我們當成是流浪漢，他們也不太願意跟我們說話，但是在其他國家，他們可以工作，甚至可以旅遊，完全沒有困難。

Marija：我也很希望你有好的未來。在完結我們的談話之前，你可以告訴我三個詞去形容請問你在香港的生活嗎？

Nana：香港有一個好處，就是香港比我的自己的國家要安全，這就是第一個詞，接下就是比較負面的了，絕望，第三個就是沒有改變。我來這裡九年了，一點改變也沒有，現在情況更差了，條例越來越嚴苛。

Marija：今天非常謝謝 Nana 來到這個播客，希望你能找到你的未來。

Nana：我也希望。

Marija：謝謝。